列傳卷第二　范曄　後漢書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昌　劉永　張步

李憲　彭寵　盧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法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術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

遂隻身就館趙后欲害之趙飛燕也僞易它人子以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卿識命謂知天命也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

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解形河濱削迹趙魏解形猶謂脫身也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祐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南嶽諸者劉爲其所驅聖公光武本字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岳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與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重興應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讓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

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曰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
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彊者負力（負恃也）弱者
惶惑今元元劉疲已過半矣（疲傷也）朕甚悼焉故遣
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
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
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將（子亘反）發兵徇旁縣遂攻拍（走趣也音）
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
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久守三饒
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
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
（續漢書滿作浦）守鉅鹿而進軍邯鄲也其郭北門郎數出戰
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
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
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
（顧猶念也）可矣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
不君臣相率俱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
十餘日郎少傳李立及閒開門內漢兵遂拔邯
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紹封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

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嬰之女）為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郡豪桀沛人周建等普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北）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梁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為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為齊王董憲為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

救茂建戰敗弃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反音幡）吳漢與蓋延等合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鄴（今亳州縣也者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鄴音在何反）諸將降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也）龐萌少以勇力聞中更始立以為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解見明紀）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

乃與劉紆蘇茂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前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豪閒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兵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前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前茂彊夜奔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北承音丞時證反帝至蕃蕃音皮又音婆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之食當退勑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汝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繒山即甘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千騎迎憲入郯郊城吳漢等復攻拔郯憲與龐萌走保朐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朐山縣西有故朐城秦始皇立石以爲東關門即此地也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

朐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北贛音貢）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為吳漢所得也）終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閒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縣名今屬豫州）方與人呼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閎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閎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号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第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寖廣（寖漸也）兵甲日盛王閎懼其眾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閎按劒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拒閎攻賊耳何謂甚

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閉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漢公置百官王閉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汲黯曾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乎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者（負愧也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閎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謀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

追擊斬之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侍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憯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後閤（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閣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簒位潛怨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暴嚴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王莽改廬江郡爲置屬令）如都尉并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盧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廬江舒縣）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也宋帛朗之後也見韓非子也）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灊縣名屬廬江郡故城今壽州也）楊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尅帝議欲

討之盧江人陳衆爲從事自歙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灊山人共生
之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
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
守偉容貌能飲飯被覆其遠及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
附已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
中爲大司空士王莽時九卿分屬六尉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從王邑東拒漢軍到
洛陽聞同産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
至漁陽抵父時吏抵歸也更始立徙謁者韓鴻持節徇
北州謂幽并也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
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上
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薊州縣西北路縣西北十七里也及光武鎮慰河
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
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
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
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
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
軍蓋延狐奴令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
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
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

馬北至薊龍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也光武
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不能滿其意故怨不平也光武知之以
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遣
龍以所服劒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
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
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
長伯大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爲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
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爲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
王梁龍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
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

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
穀貿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
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己上疏願與
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謂已之狀也固
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
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
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蒦卿喻之寵因
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
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
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

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
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
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故也）比軍必敗矣
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
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按
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綵綵賂遺匈奴要
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
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桀皆與交
質連衡（交質謂兵相為質也左傳曰多備行來道路無
虞冲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質音致）遂攻拔
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

亚（亚瞰也）冠幘（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掌上小筮又望氣者皆言兵
開蝦鼻聲在火鑪下（鑪地求之不得也）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
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
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
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
頗寵忽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呼奴為將軍及奴乃捽其妻頭斷其
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外宜越也）於是兩奴
我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
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

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龍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緘囊昏夜後解龍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成即斬龍及妻頭置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龍尸驚怖其尚書虞旁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谷故今汧州安定縣南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平故定西方以為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高祖時嫚冒擬單于使為凡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

于歸漢漢爲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宣帝掖護國內遂定）今漢亦中絕劉氏求歸我亦當立之今事我方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反）芳與兄禹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爲漢帝以程爲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塞屬五原郡因以爲名）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車干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

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尅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實內離遂弃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鶡胡侯（鶡謂琢鑿之故以爲名下有鶡亭即其類）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

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
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
過託先帝遺體弃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
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
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
非敢有所貪覩（覩古睹字也）期於奉成宗廟興立社稷是
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
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肺附者猶言親戚也）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
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躬景純云古集字）
不敢遺餘力負恩貪賞（負猶恃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
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
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
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
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
縣官徭役其中有駿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
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
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吕忱云訢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
乃降徙於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故冀縣）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

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
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歷數未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夫
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
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
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
棠美召伯也邵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
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因時擾攘
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
間掘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謂淮南王安曰掘強江淮之間荀悦漢紀作倔強江淮之間倔與掘古字通
觀其智略固無足以
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足稱發其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革改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野戰群
龍交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羣龍无首吉也
龍員強地據漁陽也憲縈深江卻廬江也實惟非律代委神
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
理代破滅委弃人君是之國伏於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

列傳卷第三　范曄　後漢書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公孫述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成紀縣故城在今秦州隴西縣西北）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王莽置國師位上公主衆職亦置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九士三人）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天兵無事也（史記沈藩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秦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來心咸

謂嚞素有名好經書遂推為上將軍嚞辭讓不得
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嚞言者乃敢從命
衆皆曰諸嚞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至說嚞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
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恭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
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
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前地開兆除地以開兆域茅
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嚞衆從
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嚞等皆稱目
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祝也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以詛明神凡殺其牲取血以歃之辭於策加書於上而埋之
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祝畢有司穿坎于庭
牽馬操刀奉盤錯銀遂割牲而盟陳貴案漢諸侯王
師古曰如淳說非也
顏書曰如淳漢律諸侯王與國交大臣以刀決牛耳盛以玉敦歃血明非盟盟之類
路刀今俗謂犁挽酒應劭云割牛耳取血也臣瓚曰古者歃血皆用金玉取其堅潔
而歃也以此而言銀即鉏也鉏字錯置也音士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
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不虞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文
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
銀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銀不漬血歃不入口
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雍血加書一如古禮
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

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義右將軍
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
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
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器
三公監位上大夫公卿大夫士五部公卿作牧侯伯作師
代其官封無國者為附庸名位視子男十二師於大司馬
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
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
文以為祥瑞其惑衆庶震怒上帝及戾飾
戲弄神祇歌頌禍敗謂之符命頌禍敗謂之符命
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

朱崖甚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書已楚越多竹故引以為言也天
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應
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說亂
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莽侯崔發
周公稱引魏魏而後笑位極孝宣而大分則哭以獻之故
莽大率皆臣案南郡陳其行命因稱忠大要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
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秦始皇并天下制曰大古有號無謚中古
來降謚法服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于乃世傳二無窮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
有號死而以行定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下以
當望盡此度莽令太史推公紀六藏一改不在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
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斬
郡縣斷割離裂也田賈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規銅山

澤奪民本業 葬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 造起九廟窮極土作 葬武帝始祖昭廟二曰虞帝始祖穆廟四曰孝敬天祖昭廟五曰孝統祖穆廟六曰漢高太祖昭廟七曰孝惠太祖穆廟八曰元城孝王尊禰穆廟白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毀甘事皇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鉦銅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萬億計萬民罷於道路 發冢 河東攻劫丘壟毀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 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曰蓋騎 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 葬作梵幼之刑燒殺陳良紱帶 法冠晨夜冤繫無辜 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九寸侍御史服之 灌以醇醯烈以五毒 葬以董忠反怒忠宗族以酖酖毒殺內又蕢轉井以而 鑊之 政令日變官名月易 葬州郡官名改易常制乃至成復改更一郡至五易名印璽復其故更人不能紀也 貨幣歲改 時尚姓便安漢五銖幼而貴莽患之下書諸侯五銖幼而民非田制投四海 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幼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 增重賦斂刻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 礼記曰苞苴簡之間入者莽令七公六卿非號將軍鎮大都督使爲姦於外貨賂爲市侵漁百姓 上下貪賄入錢官 葬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幼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雒陽官令下數到者易其妻愁苦死者什六十錢官主鑄幼之官也 徒隸殺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 葬令十二部此州大擊匈奴葬改匈奴爲降奴降奴爲服奴單于爲侯其王爲侯王其子爲侯侯其相爲侯相其大尹爲散伯其卿爲附葬 貊摘擾也西羌龐恬傳懷等怨葬奪其地爲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程永葬又發高句驪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爲寇 西侵羌戎東擯濊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 使四

瀕洋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飢饉之所
天疾疫之所及以萬數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
者則奔亡流散幼孤抱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
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
誅刈 顛殞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睦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滌五失明痛卒 大臣及據三形已成
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 涉曲陽侯根之子也 皆結謀
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 中岳嵩高也謂東都洛陽 興滅繼絕封完萬國尊高祖之舊制修孝
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
号 莽既句町侯邛既其王為侯軍下復其爵號 弓目鼓 周禮曰出軍理左之上振旅詩曰鼓鼓弗勝 然後還師振旅櫜
所應無負子之責 阿姓極負責在君安君業則無責也 申命百姓各安其
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
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 黨乃勒兵十萬
無叛者黨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
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
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黨遂分遣諸將徇隴西
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

遣使徵嚞及崔義等嚞將行大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
知固止之嚞不聽望以爲更始未可
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謂初始也）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魏往聘知自殊往劇辛白趙往事赦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平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齊往聘燕昭王以伐齊報讎）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
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振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者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濫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

皆其本貳其志也何則汜毚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既句踐已平會稽之恥乃喟然嘆曰計然之策七而越用五吾既以施於越王之身矣吾將用之於家乃浮海出齊變名易姓適陶爲朱公）公亦逡巡於河上（逡巡猶卻退也左傳曰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去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夫以二子之賢勤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俟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願將軍勉之嚞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爲右將軍崔義皆即舊号其父崔義謀欲叛歸嚞權并禍即以事告

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意以爲御史大夫明年夏
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
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
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
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勸兵自守
更始使執金吾鄧曁（謝承書曰曁南陽南鄉人以勤悍聞南為名）將兵圍囂
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
門關（輔黃圖門長八丈）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
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
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前

先也故稱祭泗祭祀時雖長者以酒沃酹
王莽平河大尹長安公共（共攻音河）
陵范逡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前書音音義曰祭飲酒必祭示有
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
元爲大將軍（東觀記曰元仕陵人屬天水郡本爲河陽者故也）杜陵金丹之屬
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
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禪將馮愔引兵叛禹
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盡獲輜重
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拜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
制涼州朝廷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

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閒（涇陽縣名 烏氏縣故城是也）嘗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嘗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慰安也藉薦也言慰而薦藉之良甚也）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嘗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遺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但駑馬鉛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取下者也說文鉛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質韌不銛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

策曰驥代馬罷說齊宣未見禮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而莫之知往見伯樂曰曰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而莫之知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於是伯樂還而視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尾得以絕羣（弘農人言千里之路從十步自託驥驟之羣乃騰於無垠今則駑得使者蠭絕羣也見敞傳）陽於益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踟躕也）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爭力也）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功成之時故率以爲言）管

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
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間構也自是恩禮愈篤
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
印綬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
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
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
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
在邊文伯盧芳字也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
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
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

重爵囂果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
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
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
以爲胡騎校尉封鎬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鎬謂鎬鄠也而囂將王
元王捷帝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
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
之太平喁喁衆口向上也一旦壞敗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
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隗囂董憲都
秉垂惠佼彊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弃千乘之基儒生謂
光武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轍計之不

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九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斃猶足以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也）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愼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賢心恣然元計雖遺子入質猶負其險阸欲專制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閒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詔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傳也）告示禍福囂賓客據史多文學生每所上車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荅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爲侃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璽綬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縣是也）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詣使來見殺得賜道亦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荊州也）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關險棧閣絕敗者山路險棧未爲閉道）又多設支關（支柱關）帝知其終不

用臣欲討之（猶逐也）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言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重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大也）五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巳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囂為朔寧王（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為之援執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陰槃縣名屬安

定郡今涇州縣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邽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祭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勠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抵行巡守番須口

[illegible]與國中相故屬右扶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民已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
吏羣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
而談也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
身者豈一事哉前十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捥
腕垂涕登車捥持也史記云天下之
士莫不捥腕以言之遵為大中大夫
在論議之職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
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敢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
以奔離之卒拒要隘當萬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
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
而不滓汙也是以功名
終申策畫復得故東吾東縛而相齊新序曰楚公與晉
仲魋叔孫戍飲楚

[illegible]
公請魋叔曰姑為寡人祝乎魋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宋忘出
其也使管子無志束縛從晉也使齊威無志其般牛於車下也
以歸漢鯨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
何說布乃反劒歸漢王也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
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
心曾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
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置大將十三人屬縣
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質將妻子
奔西城從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
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弇李育
保上邽詔告當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
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小者侯田橫為齊王天下已定橫
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漢
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肯降
千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必不降布

云欲爲帝亦任之也 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
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
上邽車駕東歸 賴川城起故東歸 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
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
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勿罷 吸音疲力反 請自殺以明之
遂自刎頸死 何休公羊傳云刎割也 數月五元行巡周宗將蜀救
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
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
城迎囂歸冀會眞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
天水隴西復反爲囂死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

糒 師古曰糒乾飯也 恚憤慣而死 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
曰天公下人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欲
效之天下遂破滅囂忿恚而發吳門與都門名也有線君山 王元周宗立
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 周宗行巡哲宇趙恢等將純降
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
王元留爲蜀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衆
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
不實下獄死 決錄曰平陵之東孟鄉俗謂東平也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
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太
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爲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

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糾收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孝文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東逼於隴南拒於蜀左傳曰介於二大國之間）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埶（百二言兵無擊堂堂之陣）區區兩郡（隴西天水也）以禦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帝有兵百萬西方諸侯百万人前書曰用肯賀而知秦得百二焉）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捿有四方之桀（四方雄傑者皆捿集而有之）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亢喉也謂王陵自刎也）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譽生同成喪而爲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嗟乎（天力謂光武天）

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爲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所捕也言不過升斗爲敵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

帝時以父任爲郎（任保任也事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爲侍御史任爲太子舍人稍增秩爲郎焉）後父仁爲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秩比二千石也）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名門下故以爲号）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群中謂有鬼神（言明察也）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正居臨

邛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
曰導正臨邛今邛州縣也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
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
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商今商州商洛縣北雒縣
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庸
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至成都虜掠暴
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
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
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
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鄉黨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
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
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
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
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鳳谷
通曰垣秦姓也閆以為烈秦姓皇甫謐以為烈姓秦姓自
記曰初副以漢中真長聚城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
柱功侯李寶奉冊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
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袁本或
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縣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
是威震益部功曹李能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
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校東諫吳王曰湯
奮威德以投天隙（天時之
閒隙也）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号

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邛笮皆西南夷國名笮音昨兒西南夷傳）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立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塉曰壤）果實所生無穀而飽（今地蜀都賦云有橘柚之園又云旁山侧谷曰蹲鴟至死不飢）女工之業覆衣天下（言蜀都饒麻紵蠶桑之利覆衣天下也）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所幹所以作器械也）又有魚鹽銅銀之利（西州出銀銅山井深八十丈廣狹不一採者入山鑿井而下以繩引汲出銀砂於井底橫鑿旁孔深入十餘丈名爲一梯一梯相去各八尺梯以蹈足梯下然燈照明名曰一穿一穿之間相去或一丈或八尺或九尺隨銀石之勢大率多者數十穿少者十穿以出銀砂於井底橫鑿旁孔深入十餘丈名爲一梯一梯相去各八尺梯以蹈足梯下然燈照明名曰一穿一穿之間相去或一丈或八尺或九尺隨銀石之勢大率多者數十穿少者十穿以出銀砂）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襲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爲扞關以拒秦扞音汗）

關或作關故在今硤州巴山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楊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能熙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說文八公分也私厶也韓非子曰倉頡作書以厶爲私背厶爲公）舉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

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故号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爲大司徒以其弟光爲大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蜀郡爲成都尹（漢以京師爲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爲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改蜀郡爲成都尹）典以客禮待之越巂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白水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江州縣也故城在渝州巴縣西）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閬中豪傑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一時延衆據蜀而述不敢據下邳各

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皆拜爲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宮殿羅列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舡蘭艦也）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爲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筑陽人（東觀記曰筑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沈南人初起兵東陵轉寇郡縣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負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

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東陵
開（華陽國志曰巴郡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後縣南臨江帝陽縣西北東陵縣名屬巴郡今屬荊州當陽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彷徨不行蜀中童謠言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号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爲赤制命卑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言漢行此也）明漢至平帝十二代

歷數盡也（據漢十二帝言十二代者并數居攝）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姓也）據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軒轅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譜與）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圖名也）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乙乳也述言西方太守能乳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曰繼黃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務書中國異以惑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陳懽）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欲以讖契石龜文地理之書證其符瑞言不足敢傚也）君非吾賊臣亂子者卒時之

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貴君曰月已逝妻弱小當卑爲計可以無憂矣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宜留三思畢公孫皇帝述不荅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驕都尉平陵人荊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今傳子孫至百六十五年發一不可謂亂亡之聖存亡之機皆兵之由也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言漢祖起於布衣無公劉大王之基也故言諫亂人以廢廢興

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萬乘外結三軍百姓愁
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王氏即王莽也臣之愚計
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
時發國内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
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北築壘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
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
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攝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
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
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
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
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烏聚也跨馬陷敵所向
輒平不留乘時奮之勿功而坐談武王之說
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也
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
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
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
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計細察於小事敢誅
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
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天子乘公卿不在鑾旗旄騎旄騶之車都尉掌之陳置
車都尉掌護駕陳列也陛戟然後輦出房閤又立

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為
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遠王是子示無大志傷
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將萬餘人救囂
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
都郭外有秦時舊宮述毀省宮殿名曰故城之白王
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爺出穀如山陵
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爺
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
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益驚將軍明年

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又遣田戎及大
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
馮駿等拔巫及夷陵東道
荊門荊州山名今在宜都縣西因據
峽彭攻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
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城今渝州巴縣城是日開門降彭遂長
驅至武陽武陽縣名屬犍為城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
丹青之信楊雄法言曰或問丹青曰書契也言如丹青之信著述曾書歎息以示所親太
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
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歙急攻

王元環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
年述第悛又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
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
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
往年詔書比下（比頻）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
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吾迷惑不喻委肉
虎口痛哉柰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
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
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
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柰何岑曰男兒當麗

申求生可坐窮乎卑物易聚宜不宜有變述乃悉
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郎
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中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
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懼水
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京都北面有二門
其四旁名咸門）
述視占書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至乃自將
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
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
大亂被刺洞胷憤焉（吳漢傳云雖軍高
平奔陣刺述殺之）左右輿入城
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乃東述妻

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
帝聞之怒以譙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
吏人從服孩兒老母曰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
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掌吏職何忍行此仰
視天俯視地觀放麑竪子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麑於是孟孫喜曰終日獵而得麑一為慈母為魏武侯中山其子在中山武侯與其母麑其子而食之盡一盃而攻拔中山）哭
斬將軍人之義也（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
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大常隆為光祿勳以
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玄等見獨行傳）
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
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番禺縣本屬南海郡秦時任囂治之囂死佗代之佗因亂自王南越高帝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越武帝元鼎五年滅之分為九郡今廣州南海郡故城是也）公孫亦竊帝
西南城志（志記也有若山禺山因以為名）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它功能而
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
雖為漢吏無所憑資徒以文俗自喜遂能集其志
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
乃坐飾邊幅（邊幅猶言緣以自飾）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
以斃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及
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涅首銜玉者異日談
也（干寶晉記曰吳主孫皓將其子璠等泥首面縛降于濟石傳曰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璋則王）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跱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隗猶未定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

後漢書列傳第四

宗室四王三侯

唐章懷太子賢注

沛獻王輔 後漢書卷十四

齊武王縯字伯升 縯引也音衍 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

齊武王縯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泗水王歆

安城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慨有大節自王莽簒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宋
事家人居業頗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
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
百姓人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滿野）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
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
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
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衆也）使宗
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
署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

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
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
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憐棘陽阜賜乘勝留
輜重於藍鄉（北陽縣鄉名）引精兵一萬南渡潢淳（鄧元注水經曰赭水一湖承江夏安陸縣之南經棘陽縣之南淳水又南經湖陽縣之南淳水又南經湖陽縣西南入于淯水）臨沘水阻兩川
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
皆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
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在沘陽縣）乃往爲說合從之埶下江
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
辛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

會前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
丘賜等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
却迫潰溺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
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闖阜賜軍敗引
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將軍王鳳素剛其名大震懼購
前破金甲也敵不必死也鼓行而進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擊破秦軍數
與尤茂遇育陽下
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奔軍走伯升遂進
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鳳素剛其名大震懼購
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宮
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埶盲起射之讀該音義

亦作執引字林埶開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十伏埶安說文云門旁也廣雅埶的也埶音之升反

百姓曰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
從人望豪桀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
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
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
宗室其德甚厚然遇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
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
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
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
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

爲功遠自尊立爲天下淮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舉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弄改今長爲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劒視之（續者尚書號之也玦決也今以玦斷）更始意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曾舉玦以示項羽（史記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曾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曾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十七十里）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宋顯等也）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地）

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思之以穆爲抗威將軍穆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穆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爲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

（註守者栖職位淺爲眞平陰縣屬濟州東北五里亦有平陰城）

（光武帝改爲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城）

遷梁郡太守（今宋州也）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殤王石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爲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御乘輿車）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初中辛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爲庶人徙丹陽故郡城在今（丹陽郡屬揚州江寧縣東南）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身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以自障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諸侯之妻稱曰小君）宗尊爲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

軒之飾軺軒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子姬謂公曰妾聞能治一意自敵制也結網綱所以正心 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諸者之言何休注公羊傳曰殆其事曰訐加誣焉曰譖也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晁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濁汙也倫理也見章紀 削岡戶三千於戲小子其賤晁爵爲無湖侯蘇林曰無湖解削岡戶也 不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控引也墮毀也 其遣謁者收晁及太姬璽綬晁立十七年而降爵晁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令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爲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壹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天下大勢之成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爲哉下客謂毛遂馮煖之徒也 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義初彭寵欲誅漢諸將啟降 歸德侯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 歸德侯 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忍謂不用樊宏光武之言忍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隙德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嗚呼古人以蠭蠆爲戒蠆蝎也左傳藏文仲謂曾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詩周頌也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爲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嬭都（嬭胡閒反說文嬭雅也）嬭都性婉順自爲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黃爲湖陽長公主伯姬爲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爲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諡仲爲魯哀王興其歲試守縣氏令爲人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續漢志曰弘農縣屬京兆尹伏羲興於此宋白曰弘農郡中農隙時講武習射有小過隨時告誡故曰弘農縣屬京兆尹伏羲興於此宋白曰弘農郡中農隙時講武習射有小過隨時告誡故曰弘農縣屬京兆尹伏羲興於此宋白曰弘農郡中農隙時講武習射有小過隨時告誡故曰）視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續漢書曰郡二十縣故徐州之魯國也）十年封興子復爲臨呂侯（臨呂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徐州東北名馬坊城也）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爲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興書者居中執轡在左）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陸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終遣中大

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秩員後大節賜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吁音于孔安國注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辭也）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龔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百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說文云牘書板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八牘十首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六年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爲縣侯二弟爲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爲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爲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是爲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爲亭侯普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

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駼又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駼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珍即平望侯毅弟也並在文苑傳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駼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蕭令循其舊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拊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邪大出閤今人視之還白公伯脯良復讙呼上言不可讙露明旦欲大前白良尺寸刺之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怒下曰我為諂曲當指何若乎操不同今家欲危主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續漢書曰良與老子不宋宗於軍終騎牛哭月行向死招魂更始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為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子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栩音況明反建武三十年封栩三子為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為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項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興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弟為

亭侯景歲翻相秦乾君父喪私娶小妻文百衣
尚司馬門坐前中丘縣（令奴金盜取亭帶金綬金印佐子藩藏枚數之縣封死道邊樹相思與秦州內丘縣西隔宅諫忠故改爲內丘）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爲乾
傅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刻上復所削縣本
初元年封乾一子爲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
王豫嗣豫薨子獻王敖嗣敖薨子珪嗣建安十八
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爲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終後改爲祉）光武族兄春陵康
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曾哀長沙定王子封

於零道之春陵鄉爲春陵侯買辛子戴侯熊渠嗣
能渠辛子考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埶下溼山林毒
氣上書求減邑內徙（東觀記曰孝侯仁於時見戶四百七十六
元帝許之）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
陵爲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
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
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見州所管故刺史上
其行義也續漢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備員數國除還家）
益戶二百敞以有行義拜爲廬江都尉也）歲餘會族兄安衆侯
劉崇起兵（安衆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即丹之玄孫之子）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
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敞臨廬江歲餘遭阜行縣人持秸稻自言稻
曾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秸至太守所酒

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那敞怒比太守曰鼠何敢爾刺殺奏去并徵到長守免歸圖 先是平帝時
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 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
平帝時王莽輔政給祭明堂 權羣臣莫不回從 回曲也 社稷隳覆至矣太后春秋高
天子幼弱 謂平帝也 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為此也
平帝也 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樹黨乃為祉娶
宣承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敞為嫡子終娶宣子女習為妻宣使嫡子娛送女入門十餘日義起立也 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
高陵侯翟宣女為妻 祉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為士卒
先驅新君攝政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

劉氏為侯者皆降攝子食孤卿祿 孤者特也甲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上農夫食九人謂侯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也 遂特見發又不得官為吏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
上農夫食九人謂侯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也中士倍下士下士倍中士上大夫倍下士卿四大夫倍上大夫法也 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從軍前隊
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
祉扶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立
以祉為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為定
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祉
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見之
歡甚 東觀記曰祉以建武二年三月見於懷宮 建武二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

御物車馬衣服追諡敞爲廉侯十一年社疾病上
城陽王壹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
社薨年四十三諡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
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爲蔡陽侯以奉社祀平弟
堅爲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考墓爲昌陵
置陵令守視後改爲章陵因以春陵爲章陵縣十
八年立考侯康侯廟北園陵置嗇夫本卿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差
品園陵置之知祭祀徼求諸事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
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神之名也置嗇夫佐吏各一人平後坐
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爲竟陵
侯平卒子眞嗣眞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字經孫歙少仕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
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
更始立歙從入關封爲元氏王終爲侍中更始敗
歙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歙爲泗水王終爲淄
川王八淄州縣也十年歙薨封小子憚爲漳鄉侯憚字林云灼也音充
著及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掌溪亭憚或作燀奉歙
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爲邵侯邵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邵音其紀反以奉
終祀又封終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歙從父
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失職續漢志曰茂自號爲刘先職

亦聚衆京密間（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縣東南）稱
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光武既至
河内茂率衆降封爲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爲王者
皆降爲侯更封茂爲穰侯茂弟汪亦與漢兵俱起
建武二年封宜春侯爲人謙遜永平中爲宗正子
浮嗣封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穰縣南人謂之朝城）浮弟尚永元
中爲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絶延光中
護從兄壞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取伯
榮爲妻得紹護封爲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敗
爵爲亭侯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奢梧太
守（奢梧郡今梧州縣也）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
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拋音）財産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
時諸劉抑廢爲郡縣所侵蔡陽國今名長酺詢吏始父子張子張怒
刺殺真（真長後十餘歲真長子報殺其子）坐繫獄中賜與同
郡人殺資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客陳政等九人燔燒舍（舍長政等九人皆亡命逃伏遭赦歸
會宿外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爲
光禄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爲大司徒將兵
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爲舊威大將軍代賜
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
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

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
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爲丞相令先
入關修宗廟官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爲宛王
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
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之兵）
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
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
年封爲慎侯（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十三年更增戶邑
定封爲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
蒙讌私時幸其第恩寵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
遺積帝爲營家堂起祠廟置吏卒如春陵孝侯二
十八年卒子閎嗣三十年帝復封閎弟嵩爲白牛
侯（白牛基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東北）坐楚事（謂楚王英謀反）辭語相連國除閎卒
子商嗣徙封爲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爲更始
討平汝南因封爲汝陰王（汝陰屬汝南郡故城即今潁州汝陰縣也）信遂將
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
破之信乃前洛陽降以爲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
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同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叔）春
陵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閈（閈里門也）少相厚更始

即位以慶爲燕王順爲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
慶爲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爲南陽太守
建武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
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即廬江也）因拜爲六安
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
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逡嗣坐與諸王交通降
爲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逡卒子弇嗣弇卒無
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
子三人爲鄉侯初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娶於樊
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

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爲甘里侯（潁州潁下縣西北有甘城）
國爲弋陽侯（弋陽縣屬淮南郡今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敏通經有行永
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季少）更
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
病卒（東觀記曰病腸出卒）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憲字翁君）春
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
後與伯升俱學長安受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
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
即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

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爲漢中
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衆數十萬建
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
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
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
人以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
辨河池縣屬武都郡 故池在今鳳州
縣也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 復與延岑連戰岑引
北入散關 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
更始鄧王庸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
口 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鄠元水經
注曰涇水東經九嵕山東中山四關之谷口
大破之嘉手殺

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
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
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言嘉
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爲
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
封爲順陽侯秩復封嘉子膺爲黃李侯十五年嘉
卒子參嗣有罪削爲南鄉侯永平中參爲城門校
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 以義舉兵乘風
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奮之會也 倉卒匪圖二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